

離虎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

▲虎 雛▼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者 沈 從 文

發 行 者 新 中 國 書 局

印 刷 者 三 友 印 刷 社
上海武定路懷德里十九號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發 行 所

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廿七號

新 中 國 書 局

代 售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目次

中年.....	一
三三.....	一九
虎雛.....	六四
醫生.....	一〇六
黔小景.....	一四六

中 年

××大學裏辦事的一個朋友，來信寄給久躑在上海的我，那來信上說

「快來罷，你這個疑心重不知自愛的人，別擔心到了北京會有什麼不吉利事情。你來看看我們如何過日子，這就很可能可以給你開心了！你不高興注意我們俗人，我爲你預備得有一個好地方，去俗人同熟人都很遠，白天同你作伴的是蘆葦，晚上陪你談話的是蛤蟆，還有……你別讓我這學科學的人，爲了形容一個住處還來費力描寫，這天氣本還不必令人出汗，可是我因爲寫這個信，手心已全是汗了……你來罷，莫要我再寫信好了。」

我雖被上海方面人說到「很從容」的留在上海過日子，實際上人並不從容，我的

表面生活沉靜，心上却十分暴躁。因爲任何人皆只見到我一個倦於生存的外表，所以任何人均不知道我的心如何跳躍。久留在上海，我在糊塗中，也許終會做出一些朋友們認爲很糊塗的事情。所以北京一方面來信要我去，上海一方面熟人就勸我走。都以爲不妨到北京看看，到後另一個朋友且爲我把錢籌好，把一切全預備好了。

因此我坐了兩整天的火車，同一個據說是將軍的人物，在一個車箱裏談了兩整天。的空話。車到了正陽門後，從正陽門站下車，白白的太陽還仍然像四年前我所見到的太陽，我跳上一輛多灰的洋車，這洋車向大車過處，煙塵驟起的前門拱洞跑去，第四天，我就來到前次給我寫信的那個朋友爲我預備的空屋裏住下了。

朋友夏君把我款待到這個幽僻無人的地方，真使我十分滿意。這地方雖爲學校安置了許多辦事教書人，隣近我住處的却很少。他們住的是鬧熱地方，我這裡，却同旁的屋子相去很遠，獨立在這寬大花園一角的。

我住的是一個亭子，這亭子據說原從圓明園搬移來的，刻鏤極精細的白石亭基，古

怪的撐柱橫梁，可以使人想像到一些已成爲精靈了的故事人物。亭子太大了，故已用白木板壁隔離成兩間，我住的是左邊的一間，右邊卻沒有人。

亭子外邊的景色，誠如朋友所說，是十分美的。蘆葦同蛤蟆都在我眼底耳邊，不久即完全熟習了。每到黃昏時，我把晚飯吃過後，就爬到亭子外欄干上去，抱膝看天上的雲，并且不久我就知道有兩隻灰鶴每天照例的休息地方，我知道我屋頂承簷柱上空隙處，有許多麻雀蹲到上面休息，我知道一個小小的黑影在空中晃過時，不是燕子却是一隻蝙蝠。

蘆葦在我面前展開，這時看來便如一個湖，風過時，偃伏成細碎而長條的波浪。我不是詩人，望到這個照例是無話可說的。亭子前面有一段缺少蘆葦處，全是種有細秧的水田，日裏只能見到白腹青羽的燕子，掠水貼地飛去，到了晚上，許多歲在蘆葦裏的水雞，皆追逐出來了。朦朧裏望到這些黑色小小東西的遊戲，這幾天又正是真珠梅開放的時節，坐在欄干上的我，隱約嗅到花香，常常一坐下來就很很久。

到這個地方來我的確安靜多了。上海我住的是地當法租界電車總廠的要道，每日從早到晚我耳朵裏都是隆隆的車聲，作事總作不好，性情就變成特別容易生氣的人了。這幾日，上海大致更熱了，如果我還留在上海，窗上的西晒使房子像一個甑子，我的文章一定是寫不出的。如今我到了這里，每天總能很安靜的作我所要作的事情，朋友來看望我時，見到我桌上的成績，都覺得十分高興。有時我們坐到欄干上去談天，談到兩人平生所經歷的地方，談到六月時清風的可愛，這亭子，實在就是園中一個最好迎受晚涼的亭子，朋友的科學態度，給我的印象，同到這亭子給我的浪漫情緒相糾結，我照例是要發笑的。這地方，使我的確安靜多了。

不過，因為這地方是個幽僻無人的地方，我將在我的分上，見到一些關於年青男女覺得極新鮮的事情。這些事情到這里的二十天內，在黃昏裏我一共就見過了五次，有兩次我看到人家在我常坐的欄干上接吻。有兩次我看到一對人并肩坐在那欄干上，或者已接過吻了，或者正在等候方便接吻。另外一次我看到一個女人，傍着在那里哭泣。那照

例是我初從外邊回來，又照例是這些年青人知道我不會在房裏，才有這種事情發生的。到後我還是重新跑去，遠遠的跑到亭子背後松樹編成的排道裏去了。我將在那里散步，看黃昏裏包圍的天地，估計到兩個人已應當分手時我才敢回去。

回去時，望到剛才有人坐處，我常常只能作苦笑，來到這裡的女人，也許就正是一個生來最醜的女人，但同男子來到這無人地方，恰恰在這黃昏裏，能夠伴着所愛悅的人，默默的，把這一個微抖的嘴唇，貼到那一個微抖的嘴唇上去，兩人什麼也不說，只默默的擁抱，又默默的離開，這些事，是人生的詩。即或這女子同男子是兩個如何卑俗的靈魂，他們到這裡來所作的事情，還是像一首詩的。

想起這些情形時，我很覺得軟弱了。因為我不是那種讀詩的人，我的性情，我的習慣，都不能如一個老人那麼冲澹溫和，這「人生的詩」有時是很惱怒到我的。詩句已消失了，人已不見了，依約裏有時還聞到一種餘香，在無風的黃昏裏散布，我有點難受了，便躺到床上去。可是不久我仍然又起來了。我仍然出去，坐到適間年青女人所坐處，靜靜的遐

想一切，到後便使我笑起來了。一個中年人的情懷，心情上的小小罪孽，那不消說是常常存在意識裏，而又常常要作一些希奇的估計，免不了使自己看來也很驚訝的。

我遇到這些時節，坐到那里常常比平時更久，忘了我晚上工作的時間，也忘了我其他事情。」

因為這類事，並不為朋友所知道，所以朋友來時，有時帶了一個新的同學過來，總問我：「在這里是不是覺得寂寞，覺得嚇怕？」我照例將說，「這里不是使人寂寞的地方，我也並不覺得可怕。我是一個見過許多日頭月亮的人，所以你們受不了的我總能忍受下去。」我說到這樣話時，朋友聽到的意義，却并不同我自以為聽到的意義一樣，因為我這里還包含有一種祕密，這些能夠明白「定性分析」或「社會學」或「英國國會之制度」一類學問的年青人，全不知道我這祕密的。

天氣漸漸熱了，在房中做事，也不大方便了，有時我便移了桌椅出去，茶壺茶杯同墨水瓶之類也得帶出去。早上同下午，既不會有人來玩，我都覺得在外面做事，一面望到微

風裏的蘆葦偃伏，一面寫些什麼時，比枯坐房中儘盤旋到一個故事爲方便多了。有時我過××去了，聽差忘了爲我把一切東西搬進屋裏去，回來時，茶壺照例常常是乾了的。在去××學校的大路上，我總可以碰到一些××大學的女人，我想像到我茶壺中的茶最後一滴乾在誰個口裏時，我便彷彿得到了說不分明的東西。也許用我的茶杯喝茶的人，正是那幾個成天在園子裏收拾花木的粗人，但我曾聽到朋友說過，他有一個女同學，喝過亭子裏的苦茶，我以爲一定不止一個。在我處照料茶水的聽差，見到我喝水好像特別喝得多，總得說「天氣很熱。」我從沒有說那茶不是我一個人喝盡的，因爲我不願意他去洗那杯子。

讓我從記事冊裏，檢查一下日子，這一天是不是二十七。正是那一天，西山的日頭沉到山後背去了，遠望西山只賸一抹紫，天上填滿了夜雲，屋裏的燈應當發光了，我因爲想起一個可紀念的朋友，心中有點煩亂。晚飯業已吃過了，不知如何心上覺得十分狼狽。平常時節我在這樣情形，正同一般故事上常常提到的中年人一樣，我是要故意虐待我自

己，勉強來工作的。寂寞了，我就作事，我有許多許多文章，就那麼寫成印好分散到國內各處去了。但另外一時節，心上紛亂了，我一件小事也作不下去，即賦在桌邊也覺得無益，就各處跑去。我的住處外邊是通西山的大道，歷史上很有點名氣的圓明園遺址又在附近不遠，我毫無目的向任何方向走去，也不至於迷途。西郊附近的地方既是一片平原，當地小村落人家的狗又從不隨便咬人，走夜路沒有土匪也沒有野狼，故我無目的底走了許久，有時不知不覺走了極遠的路，到後覺得不行了，才向一個附近人家僱了一匹小驢回家，回到住處時，大門大致已掩上多時了。

那時我既不能作事，也不打量出去，只好躺在床上，靜靜的思索一切。從窗口望到外邊黃昏的景色，望到爲黃昏所侵蝕的亭子上縱橫木樑，彷彿有些精靈在我身邊。我想起一切人事哀樂的分野。

記起另一時在一個朋友家裏吃酒，主人多喝了一杯，稍稍覺得過量了，這朋友拉了我的手，大聲的教訓我，告我說，他的未婚妻說過我是「永遠寂寞的男子」，且說「即或

同一個人做一些不規矩的事情，也仍然要想到另外一個事上去，而顯得當前行為無聊的。」這人到後結了婚又離婚，那「一言中的」的女子，如今又嫁了一個人了。在我記憶裏，却長有這樣一個逗人動心的溫暖的感覺。那女人的一句話成了我憂鬱生活的糧食，我重復念到這一句話時，心中激動的十分厲害。這中年衰弱的心，不為當前生活而注意，却儘在想像中得失裏而盤旋。但是，雖想到那些生命的過去，眼前使我心跳的事還是很多！

我的住處的屋外水閣，原是平常時節××學生談話最好的一處，遠屋的長廊，鋪得是極整齊的方磚，這時節長廊一帶的真珠梅，開放得正是十分動人，黃昏裏，照例常有卽或是從腳步聲音同微微的氣息裏也知道是年輕的女人們，伴着她姊妹朋友，來到這地方，她們從窗外過身時，隱約苗條的身影，以及她們的笑謔，她們的低聲談話，都給我一種動搖，攪起我心上一一些曖昧的不端莊的慾望。這些聲音漸漸的遠了，投在我心上所起的微波，也漸漸的平靜了，注目到窗外的黃昏，我似乎得到了什麼同時也失掉了什麼。有時

這些年青人立在我的窗外坐到我作事的椅子上去輕輕的談着一切兒女們事情或只適宜於兩個人商量的事情，在這情形下，我便重新記起了我朋友那個太太說及的一句話，我很沉鬱，但我還仍然不驚動這些不速之客，仍然凝視到窗外的黃昏。我很羨慕這個黃昏裏的一切，本來這黃昏，應當是一個能領略黃昏的人所佔有的，但那時節我彷彿與黃昏無分。一隻蝙蝠或一隻蝶類，在我的紗窗上作聲，聽到窗外人爲了小小驚訝說出的笑話，本來以爲房裏沒有人的她們，其中一個正要回去了，就常常說，「好像有人在偷聽我們的話，我們應當走了」的話時，我心中總十分感動。到後人就當真走了，我那時，很願意打誰一掌，又彷彿被人打了一掌。

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裏，我曾經說過那種意思的話：這世界有一些人在「生活」裏「存在」，有一些人又在「想像」裏「生活」。我自然應屬於後面的一種人。坐在水閣前椅子上或欄干上，與最知心的朋友，捏着手挨着身子，消受這平靜美麗的黃昏的人走去了，我一個人便到適間有女人所在處，慢慢的散步來回的走着，把自己分成兩個人，議論

到一切問題。我把那最美的詞辯給我想像裏的另一個人，我自己說的話，總是雖誠實却并不十分聰明的話。到後「我們」就坐下了，「我們」在黃昏裏終於沉默了。到那時，我眼睛濕了。我向虛空微笑，向虛空點頭，向虛空伸出瘦瘦的手兒，什麼也沒有捏到。一個大水鳥之類，振動翅膀在我頭上飛過去，即刻又消失了，抬起頭來搜尋那聲音時，才知到天上已有了許多小小星子，正比如喻中女人的眼睛，凝視到我，也不害羞，也不旁瞬。

我這時躺在床上并不爬起，另一個日子裏的黃昏使我出神。

已經夜了，應當使燈發亮了，我還得把一個短短的文章乘到夜裏燈下來寫完，好明早便可寄發出去。但我并不注意這件事，也不打量出去。我躺在床上，聽到園外大路上有大車過身，慢慢的，鈍重而悶人的，轉動到那兩個輪子，我想了好一會保留在我記憶裏一切形像的馬匹，那些馬匹彷彿是我朋友一樣，我們有一種真實的友誼。

這場車到後遠去了，於是聽到廊的一端有人說話的聲音。於是聽到有兩個人走路脚步的聲音，這聲音，由於習慣雖還隔得很遠，我就明白是一對年青男女了。我知道他們

所取的路線，一定要經過我的窗下。我算定他們見到這地方的僻靜，要由於男子的提議，稍稍耽擱一會。這兩人在無意中爲我帶來一點喜悅，同時也帶來一點憂愁。

長廊到了我的窗下，因爲一個水開的位置，忽然寬闊展開了。這兩人不久就從窗下過身，到了水開前面，那男的一個，如我可想像的神氣，溫柔的說：

「不要走了，到這里坐坐罷。」

女的輕輕的說：「這里有人住。」

雖這樣說兩人似乎仍然停下了。

兩人似乎就并肩立在欄干前面，眺望園中的暮景，沉默了很久時間。

到後什麼話也不說，大約女的先走了，男的也跟着走去了。聽到聲音去遠以後，我想爬起來在窗邊望望。本來還打算到外面去坐坐，忽然又覺得這樣一來便觸着了別人的忌諱，也即刻中止了。

過了一會，聽到又有了第二種腳步聲音，在廊下方磚上響着，從聲音上我知道這是

「我不作答，這朋友到後就又向回路上走去了。」

我正覺得我作的事不甚得體，想起來去追回那個朋友，又聽到廊下另一端有

音。我明白是先前那兩個人。大約先一時因為恐怕我在房中，所以走到長廊盡頭小亭子坐下，到後見到這里有人喊問，也不見屋中有人答應，以為我一定不在住處，所以又同女人來到窗外水閣前面了。

我聽到這兩個人坐到欄干上，那個女的把鞋後跟敲着柱子，剝剝的響着。坐了許久，才聽到男的說話，男的說了，女的也說，他們似乎在討論到另一個人另一回事。

說些什麼話我先還沒有聽得清楚，但久了一點，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他們自己，也正如一般人那麼在不甚習熟的情人面前，因為誰也沒有即刻敢放肆的用那個微抖的嘴唇貼近另一個嘴唇的勇氣，所以他們使用一些兩人皆知是廢話的言語，支持到這

當前不變的形式。他們把言語稍稍加重一點時，我便聽到的說，他自己近來「重了三磅」，女的說醫生勸她「吃鹽」。這分明全是空話，兩人皆非常明白，因為這暮色籠罩一切，這平靜美麗的黃昏，不是說鹽說肉的時節！到後兩人果然沉默了。再過了一會兒時節，我彷彿就聽到有些聲音，彷彿兩人之間有了些小小爭持。

這兩人之間，一定發生了一種沉默的戰爭，譬如一隻手想悄悄的摟着一樣東西，那另外一隻手便抗拒着，一個頭想漸漸的抖擻到那一個頭，頭也可以扭着偏着。或者這戰爭不是一隻手的事，各人將使用兩隻手，各人皆臉兒發燒心兒急跳。

我打量爬起來看看，自然是辦不到的，只躺在床上，猜想這戰爭的結局。我想到女的一定退到柱旁去，先是用手抵拒到一件新的事情，到後手便在意料以內情形下失

了。男的兩手，佔領了應佔領的地方，把女